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南怀瑾一讲述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南怀瑾讲述.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60-7910-5

I. ①孟… II. ①南… III. ①儒家②《孟子》—通俗读物 IV. ①B22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479 号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南怀瑾 讲述

责任编辑: 孙 涵 冯文丹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5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910-5

定 价: 24.00 元

发行电话: (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64258029

编者的话

南怀瑾先生是近年来享誉国内外，特别是华人读者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为其终身学业打下坚实基础；而其一生从军、执教、经商、游历、考察、讲学的经历又是不可复制的特殊经验，使得先生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先生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一代宗师”。书剑飘零大半生后，先生终于寻根溯源回归故里，建立学堂，亲自讲解传授，为弘扬、传承和复兴民族文化精华和人文精神不遗余力，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南怀瑾先生在生命最后岁月整理的有关《孟子》一书《滕文公》和《告子》两篇的演讲记录。其中讲《滕文公》的记录稿大部分已遗失，留存下的内容，分析了孟子如何教导“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却又不甘堕落的滕国世子修心养性，及至领导滕国在战国列强的夹缝中自立。而在对《告子》的讲解里，南先生判断中国历史上有关性善、性恶辩论的得失，阐发孟子传授的养心、养气

方法，孟子与墨家巨子、淳于髡、慎子等名流的思想交锋中体现的儒家社会理想、对政治以及仕宦者事君之道的看法，等等。

由于各种原因，《滕文公》南先生未能补讲，《告子》的整理稿，先生也没有完成全部审订工作，这是不能弥补的遗憾。但先生通过孟子传达的大丈夫当养“浩然之气”、行己有耻、立身有义的主张，做人的进退之道，已是神完无缺。先生舒缓的话语、洪亮的笑声，犹在绕梁。

我社与南怀瑾先生结缘于太湖大学堂。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认识和传扬中华文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紧迫感，承蒙南怀瑾先生及其后人的信任和厚爱，独家授权，我社遵南师遗愿，对已在大陆出版过的简体字版作品进行重新整理和修订，陆续推出，力求贴近原讲原述，还原作品原貌。作为一代国学宗师，南怀瑾先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毕生致力于民族振兴和改善社会人心。我社深感于南先生的大爱之心，谨遵学术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原则，牢记出版人的立场和使命，尽力将大师思想和著述如实呈现读者。其妙法得失，还望读者自己领会。

东方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一月

| 目 录 |

孟子与滕文公

前言○少年的烦恼——滕文公○孟子的机锋棒喝○
明王以孝治天下

孟子与告子

上 篇 (25)

告子的人性论○水流的问题○此白非彼白○人性的
先天和后天○什么是社会责任○云门祖师的三句话
○乏味的辩论○定与敬○各派的人性论○人的四种
心理○孟子性善说的疑点○年景好坏 子弟不同○
性质与本性○吃美食 听美乐 看美人○“息”的修
炼○正子时的平坦○如何才有成就○息与平坦之气
○圣人為何爱下棋○鱼与熊掌 舍生取义○欲望比
生命重要吗○财富 饮食 礼义○学问与知识不同○
养心与修身○大人与小人的区别○天爵 人爵○人
贵自立

下 篇 (117)

圣人的笨学生○想当圣人的笨人○亲情之间○“墨道”的侠义精神○墨子与帮派○利益 仁义 文化○行客拜坐客○两个高人过招○谁是关键人物○读书人的品格○做人的进退之道○孔子的秘密○母教的影响○什么是封建○五霸之罪人○秦桧逢君之恶○高宗的烦恼○师出无名○姜太公的故事○慎子逢君之恶○助桀为虐的人○了不起 起不了○禹王的神话○徒善亦足以为政○打丫鬟骂小姐○君子的进退○三种不同的人○动心忍性○察言观色 多难兴邦○孟子的教育方法

孟子与滕文公

前言

少年的烦恼——滕文公

孟子的机锋棒喝

明王以孝治天下



前 言

我们关于孟子的研究，上次把《公孙丑》这一篇，大概讲完了，现在开始《滕文公》这一篇。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孟子这一生，想推行中国上古儒家所标榜的王道精神，他离开家乡，先后与梁惠王、齐宣王、齐愍王见过、谈过，但话不投机，文不对题。那时的孟子，可以说是很寂寞的，就准备回故乡讲学了。

孟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战国的初期。所谓战国，是指那时的全中国，由周朝分封诸侯建国开始，到了东周的时候，诸侯互相吞并，都是以武力逞强、称霸。到孟子的阶段，差不多形成了七个强国，北面是齐国、燕国，南面是楚国，西北有韩国、赵国、魏国、秦国。另外的鲁国是文化古国，还算得上大国，但孟子的家乡邹国和滕文公的滕国，都是鲁国边上的小国，太小了，所谓的战国，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化，有所谓“诸子百家”，都是为了救世救人，各家有各家的思想，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阶段。换句话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混乱，同时也是思想非常开明的阶段。当时各国，每个都想自己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对于王道的道德政治、王道精神，几乎没有人肯听。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做不到，



认为不可能富国。所以讲，孔子生在春秋，孟子生在战国，是两个时代，但都经历过乱象中的生活，三四百年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学说，他们的教化，能够成为后人的万世师表，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很困难的。

为了了解这些，我们来读《滕文公》。《孟子》一共分七篇，《滕文公》上下两章是其中的一篇。

刚才讲到，滕国是个小国，在邹、鲁之间。孔子的家乡是鲁国，孟子的家乡是邹国，两国背后是齐国。《孟子》这里记录的滕国，方圆不过百里，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县那么大。只有县那么大，为什么称为“国”呢？这就是现代人读书需要知道的，在讲孔子、孟子的书时，我已说过很多次了。当时讲的国家，不是现在几千年后，我们所说“国”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或者说，从周朝以来七八百年，乃至过去所讲的“国”，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邦”，后来喜欢通称为“国”。其实，邦与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现代人读古书，如果把孟子到齐国、滕国，看成是到欧洲的法国、德国去，或者把诸侯的国，看成是中国、美国、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那观念就完全错了。

滕国的滕文公，为什么称为“公”呢？只有大概了解周朝分封的体制，你才懂得滕国和滕文公是什么关系。譬如现在一般人读古书，中国历史根本不懂，不管他是一个什么学问，自己本国的古书、历史，根本没有好好读过。一提封建，都晓得周朝是封建制度。我听了好笑，你懂什么叫“封建”？换句话说，你们乱讲“封建”，我开玩笑说你们是“疯见”，根本不懂。



那么，周代是怎么一个封建呢？从这一篇《滕文公》，倒退回去七八百年以前，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等于带着八百个国家，讨伐商朝最后的暴君纣王（商纣），推翻了他的政权，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建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叫“分封建国”，把整个中国，分成很多个小国，差不多有一千个国家，现在资料太少、太散了，不够研究。

那么，当时的分封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把华夏民族（华夏是个代号，就如现在讲的中华民族）各个宗族联合起来，统一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叫做“周”，把统治全国的领袖叫做“天子”。天子这个名称不详细解释了，简单讲，从中国古代宗教性的说法，代表替天行道。

周朝建立中央政府以外，也把全国其他的各个宗法社会团结在一起，这个叫“家”。譬如，在山西某个地方都是姓李的，或者在河南某个地方都是姓王的；李家有李家的传统宗法，王家有王家的传统宗法，陈家有陈家的……中国的姓很多，每一个祖先传下来，聚族而居，形成宗法社会。所以，古代宗法社会的治理，叫做“齐家”。周朝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宗法社会，根据领导（政权）的力量，以及土地、人民的数量这三个条件，分封成一个国家，这就叫诸侯。

我们要知道，周朝的分封是蛮平等的。至于“不是同姓不封王”，这是秦汉以后家天下的制度。譬如，汉朝刘邦当了皇帝，封王的必须是刘家的子孙，别家不行。周朝不是这样，周朝是尊重每个宗法社会，你有土地、人民、领导的能力（政权），就算一个国家，封为一个诸侯。周朝把几千年来，轩辕皇帝以后，尧、舜、禹这些帝王的后代，乃至各个



宗法社会的后代找出来，看他们在哪里，还有多少人。还有万把人的，好，也算一个国家。这也就是春秋时孔子说的“兴灭国，继绝世”，把过去断了、灭了的，都找出来封。譬如，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因为姜太公功劳最大，所以土地面积上齐国比鲁国大。当时山东、胶东这一带，都属于齐国，鲁国是在济南这一带；其他像宋，是殷朝的后代；楚是南方的国家，很大，长江以南都是楚，当时文化还没开发。照这样看来，周天子并不是只封给自家的后代，周文王姓“姬”，后来的“周”姓，也是他的后代。我们现在讲滕文公，滕国在鲁国的南面，更小哦！是封给周文王第十四个儿子叔绣的，滕文公就是姬叔绣的后代。至于周朝建立诸侯，具体是多少个，究竟是一千多，还是八百，现在很难考据确定。

这样分封很多诸侯国，但是精神的领袖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周朝周天子。诸侯国的交通、文字、文化等等，并没有像后世那么完全统一哦！是各自管理，但是也相通的。换一句话说，周朝的分封建国，不是什么西方由奴隶社会这样过来的封建。拿现在西方文化的观念讲，它是一个“联邦组织”，各个诸侯联合，尊奉中央周天子，这就是周朝分封诸侯大概的形态。可以说，周朝分封是很平等的，所以，孔孟之道推崇尧、舜、禹的公天下是第一，其次呢，周朝是比较民主、公平的联邦政治。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书经》（《尚书》）是中国公家的历史文告，是最初累积的资料所留下来的。里面记录了帝尧时代建国开始的文告，第一篇叫《尧典》，里头



有两句话：“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你看，中国过去那么多个国家，“平章”意指百姓都平等，“协和万邦”是大家都和谐相处地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这是非常民主的。周朝分封诸侯，八百也好，一千也好，它开始的这个封建政治体制（政体），的确做到了“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精神。不是像大家误解的，以为封建是乱七八糟、专用奴隶，这根本是自己书都没有读通，自己的文化都没有搞清楚。

那么，平章百姓很和谐，可是分封诸侯有没有个制度呢？有。周以前，尧、舜、禹三代是禅让的公天下，那三代是称“帝”。所以，周朝这八百年来，周天子都称“王”，不称“帝”。周天子这个王的下面，做诸侯领袖的都有爵位，周朝大概的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当时诸侯称“公”的比较多，像齐桓公、晋文公等等。滕文公的祖先，是文王的儿子，也称“公”，爵位蛮高的。爵位，可以讲是代表宗法社会一个级别的概念，爵位很高，但分封的土地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两回事。

这些诸侯国，各有各国的政治体制，但也大同小异。譬如说滕国这里，相当于现在一个县那么大，当时，帮助诸侯辅政，在中央政府做官的，都叫做大夫，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三等。所有的公务员叫做士卒。有的士卒是文武兼备的；有时候是分开的，士专管文，卒专管武。政府办的学校教育，周代叫庠，商代叫序，夏代叫校，是教这些公务员（士卒）的，并不是现代办学的观念。

这些诸侯的后代呢，王公的孩子，有地位的，叫做“公子”，像我们现在对高干子弟也称“公子”。对那些分封过诸



侯的，称为“世家”，世家公子就是这么来的。不像我们现代，叫人世家公子，好像笑人家高干子弟，吊儿郎当、没有出息似的，不是一个意思。

这里我们又岔过来讲一句，宋朝天下大乱，《水浒传》里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煽动造反，有一首白话诗，讲关于世家公子的：“烈日炎炎似火烧”，那么热的天；“野田禾稻半枯焦”，农村里头好久没有下雨，田地里种的稻子、麦子，一半给太阳晒死了；“农夫心内如汤煮”，农民痛苦，心里头的煎熬，像烈火煮汤一样；“公子王孙把扇摇”，而那些公子王孙们，只会摇扇凉快呢。我们引用这首诗，不是讲《水浒传》，是讲公子王孙，公子的子弟们就称“王孙”。讲这一段，使你们知道，称为世家、公子、王孙，是怎么个来源，这是几千年文化礼貌上的称谓。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周朝的经济制度有所谓的“井田制度”，什么叫“井田制度”？这是个大问题。周朝是农业立国，由天子、地方诸侯，到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在这样情况下，就创立了“井田制度”。周朝所有的土地农田都是公有的，不是哪个人私有的。我们看到井田，千万不要以为是一百亩或几十亩农田，在中央打个井。不要搞错了，井田是个单位代号，是以井为单位，全体人民合作共耕、共有的分配制度。如果拿后世来讲，周朝的井田制度，是农业合作社的公有制度。为什么叫井？它把田地划成纵横阡陌，像个“井”字一样，还可以水利灌溉。举个例子说，假定百亩田地给多少人分耕，其中百分之多少的收成，抽出来作为给天子、诸侯，或者给为人民办事的公

家的费用；其余的给农民分配。至于具体如何分配，后世数据不多，很难考据确定。

那么，这几段零零碎碎的话提出来，是你们研究《滕文公》这篇首先必须了解的，然后你们读书、研究起来就方便了。

根据《孟子》本书的著述，第一篇《梁惠王》，分上下两章。第二篇《公孙丑》，也分上下两章。在这四章书中，大部分属于孟子自传式的记载。那时孟子正游于齐、梁（魏）之间，想以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思想的学术，说动当时强国诸侯，如齐宣王、梁惠王，希望他们能够拨乱世而返于正道，推行真正的王道仁政，以救斯民斯世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孟子的目的。

不过，孟子和生在春秋末期的孔子，路线稍有不同，虽然他是绝对服膺孔子的传承，但因时移世易，不得不适变以求其成为可行之道。在孔子的当时，还希望诸侯之间的强国霸主，能够尊崇中央天子的周室以施行仁政，恢复周朝文化的王道精神和仁政制度。

而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所谓中央天子的周室，已经形存而实亡，等于虚有其表而已。所以是不是还要尊崇周室以行王道的问题，可以说已经不是当时世局的主要关键了。这个时候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推行王道仁政，如何救世救民。至于谁来推行，谁来主政，能够真心做到的诸侯，他便功同汤武了。虽说孟子绝对不会说出“即可取周室而代之”的话，但事实上，这是历史时代的趋势，的确需要开展新的面貌，重写新的史页了。